



中国野史

民国野史

(上)

〔民国〕荫余轩放摇著

目摇摇录

第 一	回 摇	瑞制军妄杀激变 黎都督仗义督师	员
第 二	回 摇	制枪械占领兵工厂 遵公法照会领事团	怨
第 三	回 摇	探消息齐集日报馆 声罪讨传布北伐文	愿
第 四	回 摇	聚同志黎黄相逢 任私党焦陈被害	愿
第 五	回 摇	袁项城发电停战争 蔡都督提议组政府	獭
第 六	回 摇	潘艺员助攻制造局 黄司令失守汉阳城	獭
第 七	回 摇	误师期绍桢失机 舍爱妾张勋出走	缘
第 八	回 摇	改阳历公举大总统 订优待初开参议院	缘
第 九	回 摇	集会组党笑柄横生 借款裁兵谈判决裂	远
第 十	回 摇	征同意省长承任命 假共和总理受指挥	獭
第 十 一	回 摇	国庆纪念总统酬庸 车站送行党员被刺	愿

第十二回	洪述祖青岛潜踪 李烈钧湖口独立		怨
第十三回	郑汝成力守制造局 黄克强抛弃石头城		怨
第十四回	肆劫掠倖兵逞淫威 图专制国会遭解散		冤
第十五回	廿一条榻前会议 五九期国耻铭心		冤
第十六回	穿针引线借重名伶 里应外合预封妃子		冤
第十七回	驰密电干儿尊皇父 困京尘侠妓识英豪		冤
第十八回	倾肺腑良夜证鸳盟 遮耳目侵晨脱虎口		冤
第十九回	燕市繁华筹备大典 滇南起义拥护共和		冤
第二十回	新华宫试演登殿剧 编辑室惊闻炸弹声		冤
第二十一回	宣秘密专使被拒 发警告有子抗宗		冤



第一回 瑞制军妄杀激变 黎都督仗义督师

摇摇从来天下愈乱，人才愈多，行出来的事迹也愈离奇。诸君不信，但看《三国志》同《战国策》这两部书便是先例。五花八门，处处引入入胜。盖中国自上古以来，帝王相传，唐虞以降，由传贤改为传子，由揖让变为征诛，都靠着武力取得天下。所以每逢易姓受命之际，除了一部正史之外，都有几种野史稗官，纪载些琐细事迹，推波助澜，这也是不可少的。因为这野史乃是私家著述，倒还可以言论自由；不比那正史，受了层层束缚裁制，言不由衷，反不如野史有些价值。到了年湮代远之后，都把正史束之高阁，全赖几部小说家言，脍炙人口。然而这种小说说来说去，无非侈谈些君臣遭际，铺张些富贵功名，千篇一律，换汤不换药，纵然笔墨再好些也做穷了。

独有这民国，开四千年未有的奇局，推翻帝制，改为民主，一切旧话全用不着。又在这过渡时代，无论在朝在野，一言一动，都是小说中极好的资料，好像乡下人初起进城，耳目一新，扭扭捏捏，做出许多丑态，供人喷饭，人人都要拿他来做个话柄。所以民国才及十年，而说部演义已是汗牛充栋，似乎算得描摩尽致，不必再费笔墨去形容他。然而古人说的著史贵有三长：曰才、曰学、曰识。做小说也是如此，各人有各人的心思，各人有各人的文字，所谓识大识小，理解既有不同，见智见仁，旨力又难强合。我辈既然生逢斯世，倘若将波谲云诡的事迹，听其风驰电掣的过去，未免可惜。只有把我目中所见的，耳中所闻的，脑筋中所记忆



的，随手写了出来，等待后人之评论可也。

却说满清末造，革命风潮愈演愈烈，稍有些知识的，心目中都抱了种族的观念。自从安徽巡抚恩铭被刺之后，广东将军凤山、孚琦先后饮弹而亡。满族的运命已有不可终日之势，旁观的谁不替他岌岌可危？独有朝廷之上，一班秉钧持衡的大臣，却依然是文恬武嬉，朝欢暮乐，任凭庆亲王奕劻一个人总揽大权，卖官鬻爵，恣意妄为。再加上这班童驂亲贵，分踞要津，将海陆军大权一手把持，明明看着大厦将倾，他还说是癣疥之疾，终日歌舞升平，纵有舆论抨击，一概置之不问。

到了宣统三年，四川百姓为着争回铁路，民气非常激昂。满廷别无他策，只晓得用兵力来压制，派了端方，带兵南下。这时候的两湖总督又是满人瑞澄，到任之后，专与党人作对，特派侦缉队多人，四出搜寻，凡有稍涉革命嫌疑的，不问情由，严拿重办，以致无辜受害的不知凡几，从此民心更加愤激起来。

这天乃是辛亥年八月初九日，瑞澄因为前几天接到端方电报，请他解放保路会，速收路款，以定全局，先从鄂境办起，取消商办公司。正在忙碌的时候，忽从外面递进外交部密电，瑞澄以为有交涉事件发生，先吓了一跳。及至译出看时，大略谓各国公使照会到部，革命党潜伏长江一带，私运军火，约日在武昌起事。瑞澄吓得手足无措，忙令人去请统制张彪到院。接连着又是英美两国领事送来照会，说是党人已定期十五、十六两日聚鄂起事，并约陆军第三十标步兵同时响应等语。瑞澄大惊，张彪一到，便将文电指给他看，问他计将安出。张彪道：“只有请大帅下令军警，严加防范，



料党人也无甚能为。”瑞澄道：“如何防范法呢？”张彪道：“这也没什么为难，第一须多派侦探过江，其次便照临时戒严办法。”当下密商了许久，才告辞而去。连日便忙着调集特别巡警、右路巡防队、警务公所、消防队、第八镇工程营，守卫督署。

原来当日这种谣传，确非无因，实因革命党老同志孙君武等，见川路风潮闹得大了，以为有机可乘，躲在汉口俄租界，置备炸弹，运动军队，约定中秋夜月明起事。所用军旗，分为五种，暗中置备：一种白旗，用白布制成，并无文字；一种红旗，大书“兴汉灭满”；一种三色旗，分红黄白三色；一种十八星旗，红地黄星，今用为陆军旗；一种招兵旗，红地黑字，上书“大汉招兵”或“招兵灭满”字样。此时武昌新军共有一万六千人，合组为步队、马队、炮队三种，都归张彪统带。早已暗中联合，反对长官，虽有些不同意的，不过少数罢了。此种暗中行动，张彪如在鼓里，再也想不到。十三日，张彪奉到总督号令，调马队八标俞化龙到署驻防，当即遵照前去。十四日，巡警道王月庄传齐各区警员谕话，说是风声紧急，防范宜严，城门晚开早闭，武汉各码头渡船八点即停，警员遵示而退。又有侦探来报，各标营都于今晚大排筵宴，说是改早过节，其间必有奇事。月庄领悟，连连点头，急向瑞澄报告，遂通行合城文武，一体严防。

到了过节这天，官绅商民个个栗栗危惧，岂知到晚毫无动静，众人方才放心。原来民军那边见官军戒严，不欲轻举妄动，已议改期了。瑞澄仍是积极进行，十六日，又用电话分传各军警要人，至督署秘密会议。散会后发出紧急命令，



署中从头门直到内室，凡属厅堂厨灶以及会议室办公厅，莫不枪支如林，刀声摩擦，日夜不断，如临大敌一般。行路之人禁止窥探，员役出人均须呈验腰牌，然后放过。瑞澄又想起汉阳兵工厂为制造军械火药重地，现在只有四十一标二营驻守，此处关系重要，恐怕该管带威望太轻，不能镇慑，须加派大员才好。张彪道：“现有混成协统黎元洪，人极老成，可以派往助防。”瑞澄即命照办。张彪又说城外塘角乃民船避风之处，容易伏藏奸宄。虽有混成协马队十一营坐镇，尚嫌兵力单薄，宜派湖隼雷艇，开塘角停泊。瑞澄道：“汝言甚合吾意，但既提到水师，我又想起尚有湖鄂雷艇闲着无事，可以开赴汉阳，助守兵工厂，以防意外。其余如长江舰队楚谦、楚同、楚有各船，以及本省巡防舰队，楚材、楚安、江清、江泰四艘，也可以叫他们一律停泊武汉左近，俱各生足火力，擦磨机器，听候命令。”

张彪唯唯下去，一一传谕，这且慢表。

再说孙君武十八这天在寓所内亲自装置炸弹，因管心有硫磺少许，未曾揩得干尽，与炸药接触，轰然一声，火光四射，屋瓦飞腾。君武虽未丧命，急急负伤而逃。同志赶来慰问，君武道：“伤势幸无大碍，但此处机关既破，对于吾等进行必生阻力，且因此株连，同志被捕者亦必不少，非火速举事不可。”诸同志遂将君武送往医院，拟定当夜炮响为号。同志两人才出医院，便被巡捕捉住，送至江汉关道齐耀珊处。捕头亦知照洋务公所吴元凯，在炸坏房屋内起出炸弹手枪旗帜印信等件不少。督署得信，电飭元凯会同夏口厅在关道署内审讯。革党同志均不待讯问，争先供出姓名，一为秦礼明，一为龚霞初，又供出机关多处。齐耀珊电告督署，



飭巡警道就近搜获二十余人，连夜解往武昌，一同斩决。

是夜，张彪正在司令处办公，有炮队正目前来禀报，又探得革党秘密住所三处：一在小朝街 愿园号，一在 愿园号，一在 愿缘号。张彪忙告瑞澄，瑞澄道：“标兵已靠不住，非老兄亲往不可。”张彪领命，带了 愿园名警察，又带了 愿园名督轅卫兵，先走到小朝街 愿园号，见门前大书吴公馆三字，斩关进内，见党人约有七八名，正在收拾子弹，遂上前一并拿住。又到 愿园号、愿缘号两处，也同时围住，共拿到 愿园人，尚有女党员一人，名叫龙韵兰，并搜出弹药多箱，枪支无数。忽然听得卫兵向一人叫道：“彭楚藩，你也入了革命党么？”内中还有一人，惟恐人家不认得他，自己叫道：“我是刘复基，也是同党之一，要去一同去。”遂一并押到督院。这彭楚藩本是陆军宪兵，既被卫兵指认，毫无惧色。瑞澄立传参议官铁忠、委员陈树屏在院提审。楚藩站立案前，挺身不跪。铁忠树屏或用严刑威逼，或用甘言哄骗，楚藩词气不挠，且大骂满奴不止。二人据实禀复，瑞澄命不必再问，一并绑出斩首。随后又有卫兵报告，襄阳学社又有几个人拿到。瑞澄督同陈树屏升坐大堂审问，一名陈鸿浩，踊名年鸿勋，一名陶德明，均自称某校学生，安分求学，不晓得什么叫革命。又一人名唤龚侠初，自言乃是报馆访事，更与革命无关。树屏喝道：“你既不是同党，为何走到他们学社里去？”侠初道：“我去寻朋友的。”树屏道：“你既与他为友，平日就该晓得他们的举动，何不来报官？”侠初道：“我一进学社，就被他们软禁，不许我出来，深恐走漏消息。”讯至此，瑞澄大喝荒唐，拖下去斩首。又提刘复基问道：“你的党羽炸弹共有多少，快快讲来。”复基道：“除却



一般满奴汉奸，都是我的同志，事已至此，总算你们气数未绝，我该遭殃，还有什么问头，不如将我快快杀了罢。”瑞澄也叫绑下，临死大呼皇天不止。

还有雄楚楼北桥高等小学堂间壁洋房，也是党人机关，张彪往捕小朝街时，曾派兵乘夜前去侦探。先从窗外张望，只见屋内灯光照得如同白昼，许多人忙着印刷告示，缮写册籍。兵士冒呼口号，骗开大门，当场捉到缘人，余均登屋越墙逃走。兵士便把搜的各物带回，送交督署。瑞澄翻开名册一看，大半都是军队中人，便下令按名捉拿，共有苑圜人先后被害。其余各营弁兵名列党籍的尚还不少，兔死狐悲，个个忿恨切齿，便有工程第八营左队军士私下商量道：“现在势成骑虎，朝夕不保，我们进亦死，退亦死，不如趁早下手，还可以徼天之幸。”全营听了，哄然答应，霎时秩序大乱，喧噪声震动远近。各兵扯下肩章，袖缠白巾，以同心戮力四字为口号。督队官阮荣发出来拦阻道：“你们这不是反了么？”一言未了，中弹倒地。右队队官黄坤荣、排长张文涛等，也闻声出来拦阻道：“求你们千万不可造反。”但闻砰砰两枪，俱被击死。只有后队官罗子青追上大众，大声喊道：“今日弟兄们这番举动，我极赞成，愿跟着你们一同行事。”众皆连声叫好道：“这才是男儿好汉。”此时一片杀满奴杀旗人的声音，惊天动地。一面遍告沿街商店，叫他们各自闭门，不必多管，凡属同胞百姓，决不惊动。时正八月十九夜九点钟也。只见步队二十九、三十两标，也连杀管带队官二人、排长二人、队官一人，相继而起，直趋楚望台。

旗兵先来迎击，两下巷战，枪炮齐施，旗兵不敌，死亡一百余人。巡警见势不妙，无法阻止，各自弃装逃跑。十多



点钟时，民军奔往火药局取子弹，十五协兵士也齐集大操场，各携械弹前来联合。协统王得胜用电话飞报张彪。张彪得信，连连顿足道：“完了完了！”向左右望了几望，都是哑口无言，一无所措。忽然似乎省悟，问着自己道：“你还不快走，等什么呢？”遂脱去衣冠，穿着一件半旧长衫，逃回公馆，检点了些细软，带着家小一溜烟逃出城去了。至于他协下文武僚属，见主帅如此，也都放开脚步，东奔西散，倾刻不知去向。

再说工兵等拥进火药局，先把守库兵士打死几个，开库一看，存储子弹尚还不少，一齐搬运出来，安置蛇山下阅马厂谘议局旁。一路大喊打制台衙门，到了督辕左右，早看见烟火障天，人声鼎沸，原来先在督署守卫的炮马两队，得信先变，已与巡警、卫队、消防队等径自开战，打得不可开交了。马队见工兵来势汹涌，便与合并，营官有降顺的，有逃走的，纷纷不一，各兵大喊、放火助威，署旁民房顷刻化为灰烬，枪子炸弹如雨点般从头门飞了进来。却说瑞澄先在署中闻变，还想叫卫兵出外抵御，哪里有人睬，他只得自己跑出来张望。兵警互斗，已经分不清楚，只有教练队、卫兵、巡防队数百人，束手不动。瑞澄大喊开枪，各兵回答道：“等黎协统到来，方能开枪。”瑞澄无法，只得唤教练队进内，许以重赏，请他们将太太同少爷保护出城，暂躲在兵船上：“我随后就到。”

再说民军从九时起事，纷纷扰扰，闹了半夜，尚未举定哪个做首领。众人商议，都说：“照此万不能持久，现有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，平日待我们弟兄甚好，与骨肉一般，今日大事粗有眉目，速举黎协统来做都督，再图进



行。”言未毕，众皆举手赞成，便一同赶到黎公馆，敲门大喊道：“恩帅何在？我们有事而求。”人多手杂，不由分说已将门敲破。元洪不知何事，逃住密室躲避，兵士寻着，举几个代表上前跪求道：“革命以救民为宗旨，事已至此，不能无主帅，公同商议，除恩帅外，无人可做都督，务乞俯允。”元洪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有一言，先须遵守。”众人齐声道：“既奉恩帅为主，岂有不遵号令之理，但求吩咐。”元洪道：“第一件不要妄杀一人，所到之处，全要守文明办法。”众人齐声答应，正是：

欲为义军求主帅，救民水火是仁师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制枪械占领兵工厂 第二回 摇摇头 遵公法照会领事团

摇摇却说黎元洪见众人志同道合，甚喜，扯了一块白布缠在袖子上，出到门外，飞身上马，直奔督署。瑞澄知难躲避，早吓得浑身乱抖，元洪用枪指着他道：“革命军全队人马在此，现已举我为都督，你可赶紧打主意。”瑞澄哭着说道：“我一向待你不错，务乞饶我一命。”元洪道：“革命乃是中国今日不可免的举动，我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如果愿殉节的，便给你一手枪，倘愿保全性命，我便派兵护送出城。”瑞澄跪地叩头道：“得蒙救命大恩，感谢不尽。”元洪用鞭梢一指，遂被众兵士连驱带赶的，逐出城外去了。

这时候的藩台衙门只剩了几十名卫队把守银库，藩台连甲跳墙逃走，二门上早中了一炮，将阶石打得粉碎，其余提学、交涉、提法三司均各安然携眷出城，并未受扰。盐道署只由民军派人保守库银，巡道署只收取军火，私人财产一概不动。当下炮队八标即架起大炮三尊，在蛇山高处对准督署，装开花钢弹，轰毁督署头门。督练公所亦毁屋一间，民房则自王府口乾记衣庄起，到不夜茶楼止，共焚二十余家，悉成平地。满人则见面便杀，无一幸免，大街小巷，尸横遍地。黎元洪见不是事，立刻传令不准在城内开炮，以防损失居民庐舍。不许妄害满人，保存人道主义。此令传出，当晚十一点钟枪炮声方始寂静。

次日，元洪调查各军布置，见各标营或扼守要冲，或运送弹药，或占取粮台，均各井井有条，一丝不紊，不觉大喜道：“仓猝间能得如此措置裕如，虽老谋深算者不能及，真



乃天助我也。”当下接印任事，印文刻着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字样。一面出示安民，将谘议局改为军政府办公之所。宋教仁汤化龙等均来谒见，聚集绅商会议，公举汤化龙为民政长，宋教仁为参谋长。所有军政府以及各处要隘，均满布民军，星旗招展，十分威武，居然又是一番气象矣。

民军又想起兵工厂乃是制造军械的总汇，开战之后，须用弹药不少，必须源源接济。公举代表二三十人到汉阳兵工厂，厂中员司尚未得武昌信息，见他们走来，一律新军装束，守门者问其来意，诸人声言奉张统制命，派来参观工厂。守门者不敢拦阻，代表入内寻着工程会计两部主任，说是我们从武昌来，今日须此间一饭，还要借住一夜，明日方能动身。厂员心下狐疑，不知他是真是假，面子上却不好怠慢，忙叫厨房预备菜饭，一面婉言辞谢道：“厂中屋少人多，早经住满，且无现成床铺，住宿一层，我们总竭力设法就是了。”

厂员退后私相议论，有的说是某国人乔装前来窥探的，有的说是游兵散勇来骗饭吃的，纷纷揣测。不久开出饭来，肴饌极为丰盛，分四桌坐下，每桌都有一壶热酒，厂员末座相陪。及至酒醉饭饱，各代表才把来意说明，又申说道：“我等意在扫除专制，改革虐政，是以宗旨极其和平，没有不可商量的。但因既已起事，不能不将此厂收管，还有邻近的铁厂及扬子机器公司，都是范围内所应有的。诸君如果赞成，尽可文明对待，厂中员司概不更调，照旧办事，我们只留一人在此，调查工作情形。不过在这用武时期，须发双工，好叫他们日夜工作，制成弹药，供给民军之用，更无别样义务。经费概由本党担任，将来向财政处报销便了。”厂



员才晓得来的是革命军代表，不敢违抗，唯唯的答应下来。民军代表出厂后，另觅得左近关帝庙住宿。次日，兵工厂中人员见龟山铁厂同扬子机器公司等，均已高插白旗，随风飘荡，晓得已人民军之手，便也竖起一面白旗，工人臂上个个缠起白布。总办王寿昌自知不能见容，搭附商轮，逃往上海去了。汉阳知府不知何时已先搬徙一空，毫不费力，民军已将汉阳占领。

这天，军政府接到汉口绅商来电，说是华界有等流氓光棍，乘此秩序未复，意图纵火，抢劫商店，外人啧有烦言，请速维持。军政府立派兵数百过江，会同当地保安会一面救火，一面拿办抢匪。不逞之徒这才稍稍敛迹。军政府乃公推大江报主笔詹大悲为军政分府驻扎汉口，晓谕全镇商店，照常贸易，不必惊慌。分缮布告，遍贴通衢，商民都来聚观，上写道：

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：

今奉军政府命，告我国民知之。
 凡我义军到处，尔等勿用猜疑。
 我为救民而起，并非贪功自私。
 拯尔等于水火，振尔等之疮痍。
 尔等前此受虐，甚于苦海沉迷。
 只因异族专制，故此弃尔如遗。
 须知今日满贼，并非我汉家儿。
 纵有冲天义愤，报复竟无所施。
 我今为此不忍，赫然首举义旗。
 第一为民除害，与民戮力驱驰。



所有汉奸民贼，不许残孽复滋。
昔食我等之肉，我今寝贼之皮。
有人急于大义，宜速执鞭来归。
共图光复事业，汉家中兴立期。
建立中华民国，同胞无所差池。
士农工商尔众，定必同逐胡酋。
军行素有纪律，公明相待不欺。
愿我亲爱同胞，一律静听毋疑。

商民看了，都拍手欢呼，依旧各安各业，就连外国领事见了，也晓得此次举事名正言顺，不同庚子义和团专事捣乱，与外人为仇。各各电知本国政府，严守中立不提。

却说张彪出城之后，一溜烟逃到汉口租界，随身还有卫队数百人，四出探听消息。如果民军败了，他依旧出来，享受荣华富贵。瑞澄却躲在楚豫兵船中，不敢近岸，又吩咐船上管带，革命党如来轰打，我们就藏在外国兵船后面，他们自然不敢开炮。管带一一听命，心中不免暗笑。又见他胆小如鼠的样子，乐得敲他一下。说是船上煤斤缺乏，不能开行，须先支四百元买煤。瑞澄当即照付，外加了四百元的赏号。当晚就在船上发了一通电奏，大概说是十八夜革匪创乱，拿获首要数人，正在提讯核办，不料余党勾结工程辎重各营，突于十九夜八点钟响应，工程营则猛扑楚望台军，辎重营则分投纵火，扑攻督署，斩关而入。奴才督同张彪铁忠王履康分派军警，随时布置，并亲率警察队抵御。无如匪分数路来攻，其党甚众，其势极猛，现在奴才衙署已被轰毁，不得已退登楚豫兵轮，移驻汉口。电调湘豫巡防队来鄂助



剿，并请派大员，多带劲旅，赴鄂剿办云云。

清廷得报甚为诧异，摄政王立刻传齐阁部大臣秘密会议，议了多次，方拟定一道上谕道：“此次兵匪勾通，蓄谋已久，乃瑞澄毫无防范，预为布置，竟至祸机猝发，省城失陷，实属辜恩溺职，罪无可逃。湖广总督瑞澄着即革职，带罪图功，仍着暂署湖广总督，以观后效。即责成该署督迅将省城克期克复，倘日久无功，定将该署督从重治罪。并着军谘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，赴鄂剿办。一面由海军部加派兵轮，飭萨镇冰督率水军前进，并飭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日赴援。陆军大臣荫昌着督兵迅速前进，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，并着瑞澄会同妥速筹办，务须及早扑灭，毋令匪势蔓延云云。

瑞澄奉到谕旨，大呼冤枉，向亲近幕友道：“我自从一到任就防备着革命党，这会你们眼见的，怎么说我毫无防范？革了我的职最好，乐得优游自在一会。”又怪张彪不该先走，害得我如此，令幕友发电从严参劾。此时张彪已被外人驱逐，不许他在租界内停留，只得带了残兵，驻在刘家庙附近，等候援兵。这天接奉上谕，慌忙开读道：

瑞澄两次电奏，兵匪构变始末情形各等语。张彪督练鄂军，已历多年，竟至兵匪勾结，省城不守，可见其平日训练无方，而事前既毫无防范，临时复漫无节制，不能固结军心，竟敢仓皇弃营逃去，实属大干纪律，罪无可逭。统制官提督张彪，着即行革职，并着瑞澄责令迅速痛剿逆匪，克复省城。所有被胁兵士，如非甘心从逆，即行设法收



抚，倘再畏葸观望，定当加等治罪。现在荫昌所带兵队，已于今日专车陆续进发。到鄂后，即着瑞澄会同筹划，迅赴事机。所请饬部筹拨饷项一节，着度支部迅速筹拨。云云。

彪大怒曰：“我们老营头，从无闹出这种乱子，都是他们要练新军，练出如许革命党来，还治我的罪！如给我一万老营，不怕革命党不打平。”遂将刘家庙车站守住，检点部下，还有两营，颇不寂寞。

次日 癸亥日，有京汉车呜呜而来，张彪前去迎接，正是陆军大臣荫昌之前哨军队赶到，遂相邀在刘家庙驻扎，龙旗插满车站矣。有人见北军由京汉车运来，奔告黎元洪曰：“请拆京汉铁路若干，以阻北军来路。”元洪曰：“这条铁路正是我军北上要路，如何可拆？”遂不许，亦不先遣军队迎截。只见汉口一带除北军外，又有河南湖南派来救兵，这时汉口开战，必不能免，于是各国领事与军政府声明中立条件：

——领事团宣言，无论何方面，如将炮火损害租界，当赔偿一亿七千万两；

——领事团宣言，如两方面交战，必于 癸亥点钟前通告领事团，俾租界妇孺可以先期离避；

——领事团宣言，如两方面交战，必距租界十英里以外，无论陆军水师皆然。

鄂军政府承认，力任保护之责。领事团又递到布告中立公文